

春风文学丛书

张 长 弓 著

并非温馨的爱情





2 039 1648 7

·春风文学丛书·

并非温馨的爱情

张其成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并非温馨的爱情

Bingfei Wenxin De Aiqing

张长弓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锦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97,000 开本:787×960 $\frac{1}{2}$ 印张:6 插页:2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9,000

责任编辑:鲁野 插图:石庆寅

封面设计:勤学 责任校对:张富娟

统一书号:10158·764 定价:0.5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反映某县党政机关内部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严酷斗争的中篇佳作。

某县委机关在打倒“四人帮”后仍然阴霾笼罩，怪事迭出：一些在十年动乱中受过难的领导干部，现在倒闹起纠纷了；正在牧区搞救灾工作的县委副书记金戈，被十万火急的电报催了回来，拨给牧区救灾用的木料，竟变成了县委干部的高级家具；一个跑江湖耍猴的老头，突然成了县物资局的干部；本来没有必要建立的“草原保护局”即将在几个人操纵下诞生，而局长正是那位耍猴的老头；大公无私，兢兢业业干革命的县委副书记金戈，一夜之间招来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这一系列怪事都和县委一把手庞延龄有关，因此情况就异常复杂了。作品通过感人的艺术形象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展示了一幅令人深思而久久难忘的生活画面。这篇作品在《春风》发表后深受欢迎。

目 录

一	十万火急·····	1
二	庙已盖好，请哪路神灵·····	16
三	旱云如火的时候·····	28
四	耍猴儿的汉子·····	40
五	直如弦和曲如钩之间·····	50
六	弄潮儿·····	61
七	并非温馨的爱情·····	75
八	浊流·····	90
九	骆驼的性格·····	102
十	江流石不转·····	113
十一	祸起萧墙·····	128
十二	探求人们心灵的美·····	144
十三	磅礴正气·····	156
十四	严肃的人生思考·····	170
十五	尾声·····	184

十万火急

直升飞机在云海里穿行，巨大的螺旋推进器把乳白色的云雾搅碎，颇象那撞在礁石上的浪花，前浪飞散，后浪又涌上来……

县委副书记金戈凭舷窗俯视，脑海里仍在想着那十万火急的电报。电报上的每一个字，都象是嗷嗷叫着的一溜烟尘的消防车；只有火上了房檐才会是这个样子。他在坝西的雪灾区，领导牧民抢救牲畜，救灾也象救火那么急迫呵，可是，县委拍来的加急电报，简直类乎“十二道金牌”，让他火速乘空投返航的直升飞机回县，说是燃眉急事等待解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得延误。

“出了什么事呢？”他想象不出来，又猜测不透，这个急性子人，平素就火苗蹿天，现在遇到这种把人装进闷葫芦里的事，心里更是烈焰腾空。

刚才，他还能看到那雪毡覆盖着的草地，那是

白茫茫一望无际的死寂枯冷的世界。那雪，并不象刚刚降落下来那么蓬松、晶莹，不，什么琼楼玉宇呀、梨花柳絮呀、粉妆银饰呀，所有形容雪的美好字眼儿，在这里统统黯然失色。这里，大雪成灾，冻死了无数牛羊；牧场上盖着厚厚的雪，就等于投下死亡的阴影。这影子是惨白色的，惨白色的风在惨白色的雪地上回旋……

现在，地下的一切惨状都被云层遮盖住了。他已高高地飞在天上，不再看到那残败的牧场。飞机从云涛里钻出来，前面，云山万座，重峦叠嶂，好一片罕见的奇峰！金戈此时心里忐忑不安，总觉着对牧区的救灾工作尚未做完，而又不知道县里出了什么事，为啥刻不容缓地催他回去呢？

他一下直升飞机，县委的吉普车就在机场等着，办公室主任滕富快步迎过来，轻轻搀着他的臂。金戈瞅着他那常年加夜班弄得焦黄而疲惫的脸，问道：“你身体咋样？”

滕富——从来没有自己的主张，以县委第一书记的意志为生活信条的人，说话、做事都非常得体；承蒙上级垂问，他满面春风，谦虚而热情地说：“没什么，没什么。我们可真担心您哪，金书记！您一身的病，一直坚持在冰天雪地里……”

金戈摆摆手，不让他说下去，急着问：“滕主任，县委有什么急事？”

“这……准备开常委会，研究几个问题。”滕富知道他这霹雳旋风般的性子，“不急，不急，您先回家好好休息。”

金戈坚决一摆手，向司机小郝说：“别拐弯儿，一直开到县委去，我先见见庞书记。”

小郝虽然年纪不大，却很熟悉县委几位领导人的性格，通晓他们之间的一切事情，诸如谁和谁别扭、谁和谁融洽之类；因为书记、县长、部长们坐在车里也“议论军情”，司机近水楼台自然从旁多玩赏一番月色，有时还顺着杆儿爬，帮几句腔，并为此得到夸奖。金戈看不惯这种风气，也曾为此事批评过办公室主任滕富。滕富在十年动乱中早已是惊弓之鸟，他的处世哲学，从前是“顺水行舟不需桨”，现在又增加了一句半开玩笑的口头禅：“咱得罪那个人去？”所以就孩子哭了抱给娘。小郝正年轻气盛，又深得第一书记庞延龄的欢心，他谁也不怕，多咱见着金副书记，都把小脸儿一绷。

车子刚开到县委门前，就遇上了本县第一把手庞延龄。此人高挑个儿，笔直，清瘦，面色铁黑，头发花白，戴着黑框眼镜，秃鬓角闪着光，两腮塌陷下去，一看就知道这是精明强干的领导

干部。他和金戈是多年的老战友，彼此推心置腹，不拘礼节，于是就上前把着车门，用力按着对方的肩，热情地说：“老金，没冻成冰棍吧？听说坝西灾情缓解，这全靠你在那儿掌握了。有你独挡一面，我也能睡个囫囵觉了……哦、哦，老金呀，呵呵，你可真是名副其实的疾旋风哟。别下车，别下车，不要着急嘛，先回家暖暖身子，填饱肚子，老肠和老肚都造反了吧？快回去，邢婉在家里等着你哩，她知道你今儿回来，酒早烫热了，开怀畅饮一番吧。哈哈，知道你性子的人，了解你这位大禹，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嘛，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个老头儿不通人情，硬是把你扣住。不，我不挨邢婉那个骂，你也舍掉大禹那个名号吧！”

庞延龄总是那样亲切、热情，有时还开开玩笑，金戈一直是非常尊敬他，把他看做老同志、老战友。从工作方面来讲，他是领导有方的上级，从年龄来说，他又是真诚无私的兄长。他俩曾一起打过鸭绿江去抗击侵略者，在并肩战斗中，他俩可以说是生死同心。自从半年前为农村救灾工作，俩人发生一场激烈争论之后，金戈发现老庞变了。老庞虽然仍是那么亲切、热情、和蔼可亲地讲几句笑话，无伤大雅地开开玩笑，但那笑里却掺着假，脸上的表情和肚里的文章完全

是两码事。

金戈很想再找个机会，跟庞延龄推心置腹地深谈一番，吵也罢，嚷也罢，拍案子也罢，骂娘也罢，争论过之后仍不损害战友的情谊，甚或更增强彼此的感情。不是正因为志同道合才能毫无顾忌地争论问题吗？然而，庞延龄却嘻嘻哈哈，避免同他思想交锋，但在背地里又跟滕富说：“金戈这人非同小可哟！不可等闲视之哟！今后凡是他起草的东西，对上的报告也好，对下的通知也好，你们办公室都要压下来，经我过目……”这话后来传到了金戈的耳中，他只觉着心里冰凉，只剩下摇头苦笑的份儿。

近来，县委里有的人背后嘁嘁喳喳，说金戈假撇清，唱高调，“忒革命了”，所以今儿他听庞延龄这么一说，就觉着话里含着几分嘲讽的味道。他想问问开常委会研究什么事，看着第一书记那嘻嘻哈哈的神态，不紧不慢的举动，已经料到没有山崩地裂的征兆，那就只好先回家去了。

这阵儿，他才觉出又冷又饿，而那迫不及待地想看看爱人邢婉的心情，竟排开寒冷、饥渴、风雪、云雾，陡然不可遏止地冒了出来。他和邢婉已经半年多没见面了，他在坝西牧区蹲点，平常是难得回来一趟的。

金戈回到家，邢婉果然早在等着。她帮他脱

掉笨重的老羊皮大衣，脱掉了十几斤重的带皮掌子的毡疙瘩，望着他围着火炉尚且心里打颤的样儿，她情不自禁地把那冰冷的巴掌握在自己这一双温润、柔软的手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剪得短短的平头和被寒风吹得皴裂的脸。宽脑门下那一双浓眉很能表现他的性格：打着漩儿，拧着劲儿，这是那种一头撞在南墙上也不晓得转弯子的人；这种人天生要受苦，不懂得趋时，也就无法左右逢源……

“你瘦了！”她轻声说，声音里透着无限疼爱。

“嗯？”金戈茫然望着她。

“你瘦了！”

“我？”金戈摇摇头，苦笑着，“你还没见着牧民瘦得那个样儿哩！草地受了这场灾，真惨哪！”

“现下情况怎么样？”

“抗灾，就象在战场上抗击敌人。在战场上，敌人的枪炮打过来，你可以隐蔽，可以还击，可这无边的风雪之灾……”他心里暗想：庞延龄如果到草地去一趟就好了，可惜他“帅不离位”……

“说下去呀。”邢婉很想知道灾区的情况。

“……噢，风是无形的，雪是无情的，两个

月来，牧民们就是在同这无形无情的恶魔搏斗。结果，他们瘦得皮包着骨头，还是难免一批一批的牛羊倒下去……”

他把手抽回来，捧着自己发烧的面颊，闭起眼来使思潮再回到那白色的世界里。人民解放军的无数车队在日夜运输草料；直升飞机空投全国各地群众支援的物资；牧民们顶着白毛风在寻找失散的畜群，有的甚至冻僵，有的甚至卷入风雪中不知下落，但他们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他们说：“这场雪灾，要是在旧社会，就都得完蛋，但在今天，我们有党的领导……”是呵，这冷酷的雪山冰谷并非主宰生杀予夺的上帝，在草原，自有生命的火在燃烧——党领导劳动牧人正在同暴虐的大自然较量！

邢婉瞅着他那瘦削的面颊，那铁一般黑而又肿胀的皮肤，愈是心疼他心里就愈加慌乱。她急急忙忙打来洗脸水，又是泡茶又是找烟，一眨眼的工夫，在桌上摆满了好吃的东西，仿佛在招待一个馋嘴的孩子。

金戈站起身来环顾全室，觉着自己来到了一所陌生的屋子。是的，这是完全陌生的屋子，所有的摆设都是那么精致，无论是沙发、衣柜、写字台，都是富丽堂皇和新奇精巧的。他刚才只顾想心事，竟弄得视而不见，没料到，这些散发着油漆气

味的玩艺儿，居然一下子闯进他的生活中来了。

看邢婉，显然是很满意的，两只乌黑的极富于表情的眸子，随着他的眼睛转，苍白而清秀的脸色象是抹上了一层霞晕。她望着他那异样的眼神，不由抿嘴一笑：“你岁数越来越大了，身子骨又弱，挨批挨斗落下一身症候，白天在外面忙累一天，晚上回来也该有个能好好休息的环境……”

“哪来的？”他用眼色制止住她的罗嗦。

“托人做的呗。”

“托谁？”

“戚宝成。”

“他？”

“看你……人家现在是物资局的办公室主任嘛。别拿老眼光看人。”

“我不管他是主任还是局长，做家具，哪来的木料？”

“戚主任说，七拼八凑……”

“噢？他倒能耐，怎么拼怎么凑？”

“嘻嘻，看你婆婆妈妈的，猴爪子里抠不出个枣核来。”妻子笑盈盈地白了他一眼，“当书记的是一县的头行人，大事就够你操心的啦，还顾得上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拉着金戈坐下来，柔声说，“你放心吧，咱家一点也没特殊化，人

人有份嘛。你们县委机关，副部长以上的，每人都订做了这么一套……”

金戈心里猛然一震，那极为生动的面部表情迅速变化：凝神、沉思、若有所悟、倏然惊觉，嘴里喃喃地自言自语：“这需要多少木料？这简直是造孽，简直是犯罪呵！”

“看你，大惊小怪的，”邢婉嘻地一笑，脸上透出一丝顽皮、几分怨尤，“我们家不同于别人，一举一动都得注意影响，”她学着金戈那又快又狠的口吻，“这话你说过八百遍了，我早就背熟了，配上曲子就能唱了。可我们也是人，也要过正常人的家庭生活。这么几件家具谁家没有呵？难道穷得叮当直响才算光荣吗？再说，这完全是正当的嘛，咱家一个镢子儿也没少掏。”

金戈的一双浓眉象鹰的翅膀那样，先是舒缓地展开，平直地滑翔，然后倏地收拢，笔直地向下一扎，仿佛要攫取那闪亮的二目。邢婉立刻噤声，她晓得丈夫的脾气，他啥事都那么认真，钉是钉，铆是铆，一丝一毫也不含糊。真理、原则，早就渗进他的灵魂，流入他的脉管，对真理的追求，就是他生活的全部意义，坚持党的原则，就是他以生命之火所爆曜的灿灿光辉。然而，他的认真得到的却是误解、鄙弃、冷遇，甚至打击。从前，由于他思想活跃、心地爽直，口齿锋利，

爱打个抱不平，常常发表不同的意见，结果竟被视为“离经叛道”，一九五九年，从地委宣传部部长调为金塞县的副书记；据说这是“平调”并非贬谪。十年动乱，他首当其冲地遭受了几乎是灭顶之灾，饱尝缱绻滋味而仍然咬着牙硬顶，硬的结果是落了一身病。如今，“四人帮”垮台二年多了，他早已恢复工作了，却丝毫未改旧时脾气，处理任何事情都不肯思前想后、圆活通融。

邢婉不好更进一步地劝说他，因为他们相处的日子还浅，她和他是四年前才结婚的。

这对夫妻早有情愫，历经沧桑而后结合，现在他俩就象蓝天和白云那么和谐，草原和湖泊那么相衬，燕子和春风那么眷恋。他们从来就没有红过脸儿。一是燕尔新婚，异常甜蜜；一是金戈很重感情，觉得她对他爱恋深长，不可辜负。那邢婉虽比金戈小五岁，却非常倾心于她的“老头”，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体贴、关照，无微不至，注入了女性的全部温柔。

可真没想到，金戈的脾气竟那么倔，今儿刚刚从坝西牧区回来，为了那区的两件家具，脸上就刮起了一阵黑风。

邢婉低着头，紧闭着嘴不再说什么了。金戈仍然一脸青霜，屋里的空气似乎冻结了。沉默。他

觉着冷气飕飕浸入骨髓，就跑进厨房摸起一瓶酒，嘴对着瓶口咕嘟咕嘟灌了几下。

邢婉轻声说：“别喝凉酒。我给你去炒菜。”一面绾袖管一面问，“小茵怎么样？咋不叫孩子回家来看看？”

金戈前妻生的女儿金小茵，已经二十二岁了，下放到坝西牧区插队六年，十月的阳光驱逐黑暗之后，别的知识青年都一轰而散，金戈却仍然让她坚守劳动岗位。当这草原大雪的灾难日子，邢婉虽是继母，对儿女的慈爱也是情重如山哪！

提到小茵，金戈的心中象有一股暖流在荡漾，但随之全身的毛孔都紧缩起来，不禁打了个寒战。敏感的邢婉，立刻就问：“她……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吗？”

金戈摇摇头，用自豪的口吻说：“也用不着瞒你，小茵去执行一项艰巨任务……哦，是这样，我们救灾指挥部决定，把坝西重灾区的牲畜，赶到坝东轻灾区一部分——移场放牧。”眼睛盯着邢婉，他喟然一叹，“移场，并不那么简单，需要有人从坝西到坝东，探测出一条畜群能通过的道路。这探路的人，就好比在战场上、在敌人枪炮压顶的当口儿，匍匐前进，去炸那钢筋水泥的碉堡……我就把这艰难的工作交给了……”

“——小茵？”邢婉浑身一抖，说话都岔了音。不知怎的，她非常疼爱小茵。可是这姑娘不大懂事，一见继母就哭，泪水怎么也止不住，可能是想起她的亲妈妈而伤心吧，可怜的孩子！

金戈用沉着的语气说：“对，我把她派去了。跟她同去的是一位老牧人，他叫陈旺，是我们抗美援朝时的老炊事班长……”

“孩子还太小呵！”

“是她自己一再要求……当然，我明白小茵的心思，她这是在帮助我。在战场上指挥员把他的儿子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那本身，对冲锋的战士来说就是无声的命令。”

看到邢婉的脸颊一下子失掉了血色，他那么温柔地把手放在她的肩上，眼里有一颗晶亮的东西在转动：“邢婉，我们有这样的女儿，应该自豪！她腼腆，柔弱，可碰到节骨眼儿上又是那样的果敢；她淳厚，老实，可处理问题又是那么精灵。一个普通女孩子的普通行动，比那坐着直升飞机在天上转一圈儿的某些领导人，其精神境界要高得多呵！她这一去，不仅能找到牲畜移场的道路，并且对那些在雪灾面前悲观、退缩、坐以待毙的人，是一服很有效验的清醒剂。呵，我的小茵！我们要在他们青年人身上学习多少东西呵！”